

安 田 鞏 彦

三  
閑  
RAN JI

和  
侘寂之美与物哀之美

〔日〕川端康成 安田鞏彦 等著  
林少华 译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SHUPU ZHUYE CHUFA SHE

1313.65  
2018.6.3

# 侘寂之美与物哀之美

川端康成和安田靭彦



〔日〕  
川端康成  
安田靭彦  
等著

译  
林少华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侘寂之美与物哀之美: 川端康成和安田靫彦/(日)川端康成等著;  
林少华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52-6536-8

I . ①侘… II . ①川… ②林… III . ①书信集—日本—现代  
IV .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7319号

[YAMATOSHI URUWASHI-KAWABATA YASUNARI TO YASUDA YUKIHIKO]

©Kawabata Foundation, Kenichi Yasud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KYURYUDO ART-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YURYUDO ART-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oppan Leefung Printing Limited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17-305

书名	侘寂之美与物哀之美: 川端康成和安田靫彦
著者	(日)川端康成 安田靫彦等
翻译	林少华
出版人	孟鸣飞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a href="http://www.qdpub.com">http://www.qdpub.com</a>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策划编辑	申尧
责任编辑	唐运锋
特约校对	刘锦
装帧设计	具见之
制版	珍丽工作室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16开(710mm×1000mm)
印张	24.5
字数	260千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978-7-5552-6536-8
定价	88.00元

建议陈列类别: 传记 / 艺术 / 文学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电话: 0532-68068629

春花夏莺秋红叶

关于这首良宽的辞世和歌<sup>1</sup>，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纪念演讲《美丽的日本和我》中这样说道：

住草庵、穿粗布衣的良宽，在乡间小道行走之间同孩子嬉戏，同农夫交谈。他不将信仰与文学的深刻底蕴诉诸艰深的话语，而作为「和颜爱语」纯净无垢的言行而使之同诗歌、书法一起超越江户后期、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日本近世习俗，直达古代的典雅。他的书法和诗歌，即使在现代日本也备受珍重。这首辞世和歌是说，虽然自己不认为会留下任何纪念性遗物，但在自己死后，自然也照样美丽——想必这会成为自己留给这个人世的纪念吧！

演讲强调应该欣赏良宽视之为纪念性遗物的日本的美丽，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如此这般，我们策划了迄无先例的安田靱彦与川端康成联袂展览，核心主题是『美丽的日本和我』。若您因之得以充分品味良宽、靱彦、川端之间一脉相承的日本之美的谱系，我们将深感欣慰。

（财团法人川端康成纪念会理事长）

<sup>1</sup> 和歌：日本传统诗歌形式之称。五句三十一字（音）。亦称短歌。

## 美丽的日本

川端香男里

财团法人川端康成纪念会作为事业的一环，从二〇〇二年（平成十四年）开始，大体以每年两次的周期举办『川端康成·文豪热爱的美的世界』展览。我想，尽管展览是以作家的美术收藏为中心策划的，但也成了具体展示培育一个作家的审美世界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的良机。

众所周知，川端康成同许多画家构筑了亲密的关系。于是我想，下一个展示主题是不是放在川端康成同特定画家的交流上面。引发这一构想的契机，是多达百通的川端康成、东山魁夷书简的发现。为了以这些往来书简为主轴展示两人关于美的言说和工作上协力的状况，成功策划了『美的交响世界：川端康成与东山魁夷』。

这次的主题是同安田靫彦的交流。以新潮社委托画家为最初的川端全集做封面画为缘起，两人开始围绕古美术通讯和交流。安田靫彦以良宽的收藏家、研究者闻名，这点也成为同喜爱良宽的川端康成之间重要的接点。

身后遗物何所剩

委托秀子夫人复制下来。一九七五年秋限数发行三百部。当时家父还活着，但身体情况已不容和他商量。

三十一年过去，此次出版和展览会的策划，承蒙各位诸多关照终于得以实现。负责本次策划的是『团块世代』，这点，令我欣喜之余，感慨万千。

川端先生寻找中意的美术品，挂在壁龛，置于案头欣赏。至于这点对其创作有怎样的影响，那是我必然无法理解的。只是近年来文学与美术的关系似乎脱离或者莫如说疏远开来，但愿借此机会找回二者的关系。

父亲早年就对古董怀有兴趣。作为一例，二十岁前后就有了在奈良获得的如来像，一直带到去世。褪色的当时照片至今仍在我手上。时常劝一同努力的门下众人将古美术品作为创作的营养加以欣赏和观察。

川端先生珍藏的许多美术品已由财团法人川端康成纪念会保管，六年前开始在各地公开展示，这是极大的好事。家父收藏的，去世三十年后的现在，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剩在家里的，转去别处的，尽管不是所藏品，但实际看的箱子里的书。所以，这次的展品均作为鞍彦相关作品对待。

1 团块世代：日本战后『婴儿热』数年间出生的一代人。

## 川端先生与家父

安田建一

川端康成先生与家父安田靫彦的缘分，来自一九四八年家父答应为新潮社首次出版的川端先生全集画十六幅封面画的时候。据责任编辑进藤纯孝氏在回忆文章中记述，每册都请家父作画这点让川端先生深感惊讶和惶恐。

家母十分担忧。一来到印行还有四五年，各卷发行又不定期，二来家父体重正在减少，不知能否负责任地顺利完成任务。

一九四七年靫彦以《王昭君》参加院展<sup>1</sup>。家父想必为此感到欣喜和释然。

在那时候，美术品很受欢迎，加之为关于即将成为下一代文坛中枢的川端先生的介绍所吸引，家父脑海里有可能瞬间闪过迄未尝试的方法和构图。这次阅读两人所遗书简，更加强化了我的这一推想。

一九七〇年家父回顾展举办期间，川端先生借用已装订为册页的十六幅小品。两年后先生突然离世，

1 院展：日本美术馆展览会之略。

我与安田先生 柳孝

185

安田鞆彦与宗达 松尾知子

188

同鞆彦的对话 执行草舟

234

第三章 川端康成的世界

257

川端康成拍摄的照片

265

川端康成：同古美术的邂逅 平山三郎

272

川端森林郁郁葱葱——展览会两千五百个日夜的轨迹

水原国博

279

活在世界的良宽，此刻就在这里 北島藤乡

370

# 目 录

译 序 — 秋野铃响人不见	林少华	1
第一章 交流		13
家父与病的抗争 安田建一		70
第二章 安田靫彦的世界		73
仰慕良宽		74
关于靫彦的良宽画像 安田建一		76
安田靫彦与良宽 加藤信一		108
安田靫彦的收藏		135
邂逅：围绕一片树叶 金子直树		170

## 译序 秋野铃响人不见

林少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每个人以至每个民族心中的美，除了相通之处，肯定还有相异之点。例如国人欣赏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在西方人眼里可能不过是寻常植物罢了。西方人看见莲花未必启动对于“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操的向往，目睹杨柳也未必涌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幽思或“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惆怅。盖因各民族不同的抒情传统和审美模式所使然也。

那么日本如何呢？日本人的审美眼光、审美情趣有哪些独到之处呢？较之中国有何异同呢？本书在这方面提供了颇有意味的启示和视角，无论书中的图片，还是里面的文字。

关于川端康成，中国读者已经较为熟悉了。这位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一九六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七二年自杀，终年七十三岁。他的代表作有《雪国》《古都》《千只鹤》和《伊豆的舞女》等。川端不仅是作家，而且是文物收藏家（日本国宝级藏品就有三幅），在文物鉴赏方面，

尤其对绘画和陶瓷艺术亦独具慧眼。他生前同东山魁夷、安田鞆彦等大画家多有交往，交往当中表达了不少关于美的真知灼见。这本书就是又一个证明。

安田鞆彦，日本现代著名画家。一八八四年生于东京（比川端大十五岁）。他自小体弱多病，小学没念完就退学了。退学后自学期间被日本美术史和美术评论权威冈仓天心发现了绘画才华，令其去奈良法隆寺临摹壁画，他因此确立了美的座标。不幸的是，临画当中他患上当时被视为绝症的肺结核病。其后漫长的人生中，始终注意养生。一九八七年以九十四岁高龄病歿。他尤工日本画，“作品以优美的线条与典雅的色彩为特色，描绘众多历史人物。……以长达八十年的绘画业绩立于现代日本画的峰巅”。

川端在写给安田一次画展的贺词中这样评价安田：“安田鞆彦先生格调高雅、清香四溢的画作，无须我辈赘言。已届八十六岁高龄的现在仍有如此出类拔萃的创作，日本美的一个典型因之得以确立。……先生博大精深的教养和美术鉴赏力，同样广为人知。先生画作的境界因之得以升华，充满优雅气韵。……也就是说，先生身上的日本、东方传统，使得先生的绘画显得温润平和而清幽爽净，温暖和净化着观众的心。但是，构图意外大胆、色彩意外富丽的作品亦不在少数。自不待言，基于传统的创新精神在画中显而易见。”可以说，在安田绘画中，构图、色彩、线条都极其出色，其中线条尤见功力。书中，金子直树（美穗美术馆学艺员）谓线条“干脆利落”；松尾知子（千叶市美术馆学艺员）赞其“果断而明净”；安田作品收藏者执行草舟评论说，“清纯、纤细、冷寂的

敦彦线条中潜伏的温暖而粗犷的波纹跃然纸上”。如果让我这个绘画门外汉也斗胆说一句，我以为，如果说东山魁夷在没有线条的无骨日本画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安田敦彦则在有线条或有骨日本画方面登峰造极。

若要进一步捕捉日本审美趣味的倾向性，这里还必须关注安田和川端对良宽的评价，分析两人何以对良宽推崇备至。

良宽，一七五八年出生于越后（新潟县），早年剃度出家，皈依佛门，作为禅僧苦修十二年，其后云游四方。三十九岁回乡，在故乡山中名为“五合庵”的茅屋隐居二十年。最后寄居朋友家。终生清贫。一八三一年辞世，享年七十四岁。有诗歌存世。汉学造诣深厚。擅写汉诗，信手拈来，平明晓畅。亦工书法，独具一格。安田敦彦对其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良宽的书法，因其人格与行状而进一步得到净化。毫不做作、完全平民化的轻松感和人间温情自有睿智含带其中，乃是自然流露的艺术。乍看似乎稚拙，而其内里则无比圆熟，格调高迈。如此书法别无所见。”他还指出，良宽的艺术，感觉似乎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在和煦的春光里萌生，可以从中听得大自然轻柔的窃窃私语，听得细微而纯净的天籁之声。

良宽的人格和艺术何以引起安田敦彦如此强烈的向往以至拨动着无数日本人的心弦呢？川端康成认为原因在于良宽身上流露出日本人自古以来的心情意绪。他在题为《美丽的日本和我》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演说中引用良宽的辞世歌“身后遗物何所有，春花夏莺秋红叶”，解释说良宽认为自己死后大自然也照样美丽，而这想必会成为自己留给人世的纪念吧！“其中既含有日本自古以来的真情，又可听得良宽的宗教情

怀。”这里所说的真情和宗教情怀，不妨归结为两点：一是“寂”，一是“物哀”<sup>1</sup>。再看良宽临终时写给比自己小二十九岁、思恋自己的名叫贞心的年轻尼姑的一首俳句：“让人看啊，看正面看反面，飘落的红叶。”寂，寂寥，而又含有感物生哀的缠绵隽永的“物哀”之情。评论家唐木顺三说“良宽某个地方是日本人的原型”，“良宽是日本人中的日本人”，大约即就此而言。川端康成和安田靫彦为之心驰神往之处，想必亦在于此。那么究竟何为“寂”？何为“物哀”呢？

“物哀”“幽玄”“寂”，合称日本三大美学概念。北师大王向远教授就此有一组相当精彩的比喻：“物哀”是鲜花，开放于平安王朝文化五彩缤纷的春天；“幽玄”是果实，成熟于武士贵族与僧侣文化盛极一时的夏秋之交；“寂”是落叶，飘零于日本古典文化向近代文化过渡的秋末冬初。“幽玄”在此书的姊妹篇《美的交响世界：川端康成与安田靫彦》（已出版）中已经说过了，这里说一下“物哀”和“寂”。先说“寂”。

秋末冬初典型的风景描写，两字以蔽之，大约就是萧索；一字以蔽之，或可认定为“寂”。秋冬之间，万物由盛而衰，由喧而寂——寂寥、寂寞、寂静、寂然、沉寂、枯寂、空寂、闲寂、孤寂、凄寂、禅寂。其代表性景物，如落叶、荒草、残枝、枯藤、老树、昏鸦……试看日本“寂”之集大成者、被誉为俳圣的松尾芭蕉的三首俳句。其一，古池啊，青蛙跳进去了，池水的声音。其二，寂静啊，蝉声响起来了，渗入岩石中。其三，孤鸟啊，落在枯枝上了，秋日的黄昏。其一写静中之动，其二写寂中之音。

---

1. “物哀”：被视为日本文学、美学的根本精神和最高理念。

或以动写静，或以静写动。喧中求寂，寂中求喧。物我两忘，万虑洗然，一切归于空寂——“寂”。“寂”中，孤独、惆怅难免有一点点，但更多的一定是悠然自得，最终只见一只孤鸟在秋日淡淡的夕晖中棲于叶落后的空枝。这大概就是所谓“寂”、寂之美学的指向和依归。换言之，“寂”未尝不是对凄清、衰微、没落、凋零、空旷、孤苦、古旧等一般视为负面的、不完美事物及其引起的负面心绪的把玩、欣赏、转化和升华，赋予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不过，这种审美理想从根本上说并非日本所特有。类似作品在中国古诗中俯拾皆是。王维《秋夜独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韦应物《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柳宗元《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石泉远愈响，山鸟时一喧”，以及孟郊《桐庐山中赠李明府》“千山不隐响，一叶动亦闻”等等，所追求的无不是空寂的境界或平静淡泊的审美趣味，亦即禅意。诗禅一味。

王向远教授特别指出，日本文学，尤其俳句作为根本审美追求的“寂”这一美学概念，在哲学上，同中国老庄哲学返璞归真的自然观、同佛教禅宗简朴洒脱的生活趣味具有深层关联。在审美意识上，同中国文伦中的“冲淡”“简淡”“枯淡”“平淡”等“淡”之追求也一脉相通。日本禅学大师和文化学者铃木大拙也曾明确指出：“迄今为止，俳句是日本人的心灵和语言所把握的最得心应手的诗歌形式，而禅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尽了自己卓越的天职。”而日本美学的贡献，就在于把这种审美境界推向极致和尝试理论梳理，进而扩展到俳谐以外更广泛的艺术领域并使之生活化，甚至渗透到普通百姓的审美意识和日常生活层面。

是的，在文学领域，“寂”集中体现于俳俳（俳句），以松尾芭蕉为宗师。在园林建筑方面，“寂”主要表现于由沙石构成的“枯山水”，以京都龙安寺的石庭闻名。就绘画领域而言，留白堪称“寂”的典型表现。安田鞍彦尝言：“什么也不画的地方反而有深意，整幅的生命往往在其把握之中。”至若茶道方面的表现，即由千利休最后苦心经营完成的抹茶文化“侘（わび）茶”。

“侘”在汉语中是个冷僻字，发音为 chà。最早见于屈原《九章》，“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一般与“傺”连用，大多用以表达政治上怀才不遇等种种人生遭际造成的失意、凄苦、悲凉、哀怨、郁闷等负面情绪。而被日本用来书写“わび”之后，渐渐在原有基础上发展成了一种旨在追求空寂、枯淡、低调、内敛、真诚、简朴、清静等心灵处境的审美理念。体现在茶道上，即为“和、敬、清、寂”，乃以“侘茶”为代表的茶道的基本法则，以期进入超然物外怡情悦性的禅境——茶禅一味。在此意义上，同追求“寂”之境界的俳句的“诗禅一味”可谓异曲同工。故而，作为美学理念，或可合称为“侘寂”——“侘寂之美”。

毋庸赘言，“寂”并非把人的心灵引向死寂。“侘寂”同空虚、无聊、颓唐、苟且、矫情、自恋以至附庸风雅、阿Q精神不是同义语。它是对某种缺憾状态的积极接受，是对“欲界”的超越和解脱，是洞悉宇宙人生后的睿智与机趣，是“随缘自在、到理成”的宗教性达观。而这，非内心充盈强大者不能为也！

“身心尘外远，岁月坐中忘。向晚禅房掩，无人空夕阳。”（崔峒《题崇福寺禅院》）“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

云霞成伴侣，虚白待衣巾。”（王维《戏赠张五弟》）良宽的汉诗与此两相仿佛：“生涯懒立身，腾腾任天真。囊中三升米，炉边一束薪。谁问迷悟迹，何知名利尘。夜雨草庵里，双脚等闲伸。”再如，“索索五合庵，实如磐石然。户外杉千株，壁上偈数篇。釜中时有尘，甑里更无烟。唯有东村叟，频叩月下门。”怅惘、落寞之情或许不能完全消除，但终归指向妙不可言的审美愉悦，指向“侘寂”之美。

两相比较，的确很难找见中国诗人对空灵意境的追求同日本诗人于“寂”“侘寂”和空寂的表露有明显区别。勉强说来，对比王维和良宽，后者更为决绝、更为彻底——换个当下俏皮说法，坚决将“寂”进行到底。王维毕竟是士大夫，官至尚书右丞。尽管心仪隐居，但纵使离京索居蓝田辋川期间过的也是半官半隐的优裕生活，空灵、空寂更多是其诗境追求。而“寂”在良宽身上则同时是其生活本身。良宽虽出身世家，但对权势钱财概无兴趣，日常用具唯一钵一衣而已，真正的托钵僧。“身后遗物何所有，春花夏莺秋红叶”，这不仅仅是诗，而且是其真实的生活写照。据说他住的茅屋有一天夜里进了盗贼。良宽见盗贼没什么可抢的，感到于心不忍，就把身上仅有的一件衣服脱下给他。盗贼门也没关就慌忙离去。良宽抬头，但见皎洁的月光从门口照进屋内。于是良宽随口吟出一首俳句：“盗人没盜走啊，窗口的月。”（盗人にとり残されし窓の月）可以断言，如此诗句不大容易由王维等中国古代诗人写出。即使写出，也未必为后世如此珍惜和提倡，使之多少融为民族精神基因。此乃彻底拒绝身外之物、拒绝身为形役的绝对的“寂”“侘寂”，彻底脱离“欲界”的悲悯。没有折中，没有调和，没有兼而得之，没有两全其美。

不难看出，悲悯在深层次上同“物哀”相连。敬和学园大学名誉教授北岛藤乡认为良宽是知“物哀”之人，而“哀”的深处有慈悲之心，良宽就是有慈悲之心的人。川端康成在诺奖演讲中作为知“物哀”之先行者介绍的几人中就有良宽。川端本人也被北岛藤乡视为“比任何人都知晓‘物哀’的作家”。关于安田靫彦，执行草舟指出“靫彦的画是那般美、那般凄切悲伤。美，即是悲。”同时认为“靫彦的作品让人觉出唯独持续背负悲并使之化为真的泪之人才有的真正的温暖和粗犷”。此书主要编者水原园博也强调：“靫彦的人物画荡漾着忧愁。靫彦具有弱者视角。”

无须说，悲也好忧愁也好，都与“物哀”相关，但又不尽是“物哀”。那么，“物哀”到底意味什么？属于怎样的美学概念和审美情趣呢？或者说，“物哀”之美美在哪里呢？我想就此再从日本古籍中找出两个例子。清少纳言《枕草子》：“秋天以黄昏最美。夕阳闪耀，山显得更近了。鸟儿归巢，或三两只或两三只飞去，自有哀（あわれ）之美。”西行法师《山家集》：“黄昏秋风起，胡枝子花飘下来，见之知物哀（もののあわれ）。”黄昏、夕阳、秋风、落花——见了心生哀之美感，即知“物哀”；见也无动于衷，即不知“物哀”。换言之，黄昏、夕阳、秋风、落花，加上触情生“哀”之人，由此构成物哀之美。相反，清晨、朝阳、春风、花开，见之兴高采烈，则很难成为物哀之美。

原本，あわれ（哀）是个感叹词，相当于古语的“噫”和现代语的“啊、哇、哎呀”之类。即使“啊，好漂亮的花呀！”等兴高采烈的兴奋之情也是あわれ（哀）。触景生情。景无非春花秋月，情无分喜怒哀乐，